



Mort  
à  
crédit

# 死缓

(下)

(法)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著 金龙格 译

Mort à crédit

Louis - Ferdinand Céline

漓江出版社

# 死缓

(下)

(法)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著 金龙格 译

Mort à crédit

Louis - Ferdinand Céline

漓江出版社  
桂林



爱德华舅舅采用的是什么办法让我父亲不再坚持……甩手不再管我……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我觉得他一定让我父亲明白了，把我送到火箭筒监狱对我进行惩戒不是很明智的做法……因为我又不可能在那里永远待下去！……我可能马上就会逃出来……特地赶回家把他做掉……到那时候他那条命肯定就保不住了……反正舅舅最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没有向我透露具体情况……我也没问他。

舅舅的房子舒适、怡人，位置很棒……它朝向沃吉拉尔街和莫布朗街的花园……那里有成片成片的小树林，菜园，屋前屋后都是……立面墙壁的窗户周围都爬满了忍冬……每家每户在房屋之间都有一小片菜地，种着红萝卜、生菜甚至马铃薯……还有葡萄！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想起我那棵生菜……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啊！我感到极度的虚弱，仿佛害过一场大病。可是，从某种意义而言，我感觉好多了。在爱德华舅舅家里，我再也没有任何被人围追堵截的感觉。我重新开始呼吸了！……

在他的卧室里，墙上用图钉别了整套整套的明信片用来美化房间，它们呈扇形、壁画形、花环形……有“方向盘之王”，还有“脚蹬之王”和“航空英雄”……所有这些明信片都是他日积月累自己掏钱买来的……他的最终计划是让这些明信片挂成一幅壁毯，把整个墙壁都覆盖住……从现在起再也不需要多长时间了……保

朗<sup>①</sup>和他的毛皮小圆帽……卢吉埃<sup>②</sup>，那个歪大鼻子……小布雷东<sup>③</sup>，钢腿肚，斑马纹运动衫！……法尔芒<sup>④</sup>，那个大胡子……桑多斯-杜蒙<sup>⑤</sup>，顽强的胎儿！……朗贝尔子爵<sup>⑥</sup>，埃菲尔铁塔专家……拉堂<sup>⑦</sup>，那个大彻大悟的人！还有“黑豹”马克·纳马拉<sup>⑧</sup>……露出大腿的桑·朗福<sup>⑨</sup>！……再加上百来位其他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拳击手！……

我们的日子过得不赖……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我舅舅，为他的气泵四处奔走回来之后下班回来，会跟我聊一些体育“事件”……他能预估到所有的危险……他知道冠军们的所有弱点，习惯性动作和诡计……我们在漆布上吃午餐，晚餐，我们俩一起烧菜……我们详细地讨论一些事情，所有在竞赛中最有机会获胜的人的胜算……

礼拜天，我们精神饱满……接近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机械馆<sup>⑩</sup>看到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象……我们早早地赶到……我们一直冲到上面，拐弯的地方……我们无忧无虑……爱德华舅舅总是

① 路易·保朗(1883—1963)，法国飞行员的先驱者。

② 亨利·卢吉埃(1876—1956)，法国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员、赛车手和飞行员、曾于1911年获首届蒙特卡洛汽车拉力赛冠军。

③ 吕西安·小布雷东(1882—1917)，著名法国自行车运动员，1907、1908年环法自行车大赛冠军。

④ 亨利·法尔芒(1874—1958)，原籍英国的法国飞行员、飞机制造者。1908年获航空大奖。

⑤ 阿尔贝多·桑多斯-杜蒙(1873—1932)，巴西飞行员，曾设计制造了多种型号的飞行器。

⑥ 夏尔·德·朗贝尔(1865—1944)，法国飞行员，1909年他驾驶飞机成功首飞埃菲尔铁塔。

⑦ 于贝尔·拉堂(1883—1912)，法国飞行员，曾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

⑧ 马克·纳马拉，澳大利亚自行车运动员，1912—1937年间曾十九次夺得巴黎“六日自行车赛”冠军。

⑨ 桑·朗福(1883—1956)，加拿大黑人拳击手。

⑩ 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机械馆也是为1889年的万博会而建，是万博会的主馆，同样位于战神广场，是一座用金属和玻璃建成的巨大的长方形建筑，1909年被拆除。

忙个不停，每周都是从头忙到尾……像松鼠一样停不下来……他的气泵还没到他觉得十分理想的程度……申请专利证书也有很多麻烦……他不是很明白困难在哪里……他主要是要跟美国人打交道……可是，无论心情好坏，他从来都不跟我喋喋不休……他从不说教……那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他暂时留我在他那里住下。我住的是他的第二个房间。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我父亲再也不想见到我……他依旧语无伦次，满嘴胡言……他可能最想要我去当兵……可我还不到当兵的年龄……我是从一些片言只语中明白这层意思的……舅舅，他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他宁可谈论体育运动，谈他的气泵，谈拳击，谈器具……谈任何事情……棘手的问题让他不舒服……也让我不舒服……

在说到我母亲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话多……他用这种方式向我传递消息……她的两条腿根本就不能动……我并不急于见到她……见到她又有什么用呢？……她说来说去都是那些事情……最后，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然后两个星期，然后三个……不能总是这么下去吧……我不能在这里扎根……我舅舅，他人很好，可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再说我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永远让他来负担吗？……那可不好……我跟他暗示过……“我们迟些再说这事！”他回答道……一点也不用着急……他会处理这件事的……

他教我刮胡子……他有一个奇妙的新发明，灵巧而又新潮，可以随意拼装，甚至反着装……只是一个如此复杂的东西，在更换刀片的时候，需要一个工程师来操作……这个灵敏的小剃须刀又可以孵化出另一套专利，他跟我解释说，总计有二十来个吧。

我负责做饭，外出采购食品……我就这么待着，在等候和无所事事中差不多待了一个半月……像个娘们似的懒洋洋地躺坐

着……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还负责洗餐具。我们不用那么麻烦地搞卫生！……然后，我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千真万确！……这是个事儿！……我没有固定的目标……只是闲荡，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爱德华舅舅每天出门之前都会重复那句话：“到外面去逛逛！去吧，费迪南！跟着你的感觉走……别的事情都不必考虑！……你觉得哪里让你开心就去那里！……要是有个地方你特别喜欢，就去那里！去吧！要是你乐意的话，可以一直去到卢森堡公园！……啊！要是我没那么忙活……我就会去看他们打网球……我很喜欢网球……享受一下阳光……你什么也不去看，就像你父亲！……”说完他又逗留了一阵子。他一动不动，陷入沉思……他补充说道……“玩够了你就回来，但别那么着急……今晚我会晚些回家……”他一边说还一边给了我一小叠零花钱，三十苏，或者两法郎……“你要是经过林荫大道的话，可以进电影院看电影……你好像喜欢故事……”

见他如此慷慨……被他捧在手心里，我开始感觉很不好受……但我不想跟他过度争辩。我怕他不高兴……自从发生了那一档子瞎胡闹的事情之后，我总是特别提防事情的后果……我或许还要等一段时间，等事情得到解决……为了不增加额外的费用，我在他外出的时候自己洗自己的袜子……他们家的房间都连串成一排，但彼此都有一定距离的间隔。第三个房间靠近楼梯，很奇怪，像个小客厅……但里面几乎没放东西……房间的正中央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只挂了一幅画……是米勒的《晚祷》<sup>①</sup>的复制品，巨幅……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宽幅的画作！……占了整个墙壁板……“费迪南，这画很漂亮，嗯？”我们每次经过那里去厨

<sup>①</sup> 《晚祷》是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最著名的画作之一，创作于1857年，现藏巴黎奥赛博物馆。

房的时候，舅舅都会问我。有时，我们会在那里伫立片刻，静静地凝视它……我们在《晚祷》前不说话……那可不是“羽毛球之王”！……不是画来给大家瞎说乱讲的！

现在想来，我舅舅心底里一定以为让我看一幅这样的作品肯定对我大有裨益……以为对我这种可恶品性而言，这就像是一种治疗的方法……以为这幅画也许可以让我的性格变得温顺起来……可他从来不会借题发挥……他对一些敏感的问题非常清楚……爱德华舅舅可不只是一个只懂机械的人……不能混为一谈……他极其敏感，这是不容置疑的……最后甚至是因为这一点使我变得越来越拘束……我像个乡巴佬一样待在他家里吃他的喝他的，让我越来越不自在……一个十足的厚颜无耻的畜生……他妈的！……适可而止吧……

我又一次壮起胆子问他，我像以前一样往外跑、重新开始看那些“招聘启事”会不会有什么妨害……“你就在这里老实待着！”他对我说道……“你不开心吗？你有什么难受的事情吗，孩子？那你就到外面去遛遛吧！那对你有好处！……你什么也不用担心！……你去找事情做的话又会跟那些混蛋搅在一起！……我会帮你找一份差事！我已经办得差不多了！你就别干涉我！别插手！你还是那么紧张不安！你会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因为你现在太紧张了！再说我已经跟你的父母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你继续到外面溜达……肯定不会永远都这样的！你从滨河路一直走到叙雷讷<sup>①</sup>！啊，你可以坐船！给自己换换空气！没有比那些船更让人开心的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在默东<sup>②</sup>下！给自己换换脑子！……过几天我再跟你说……我有个非常好的消息给你！……

---

① 位于法国巴黎西郊、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市镇，距离巴黎市中心有9.3公里。

② 法国大巴黎地区上塞纳省的一个市镇。塞利纳晚年在此居住一直到去世。

我感觉到了！……我敢打包票！……但事情不能强求！……我希望你为我争光！……”

“好的，舅舅！”



像罗歇-马丁·库尔西亚·德·佩雷尔这一类的人，真的很少见……我承认，那个时候我还太过年轻，不能正确地评价他。我舅舅有一天非常幸运地在《热尼特龙》杂志社办公室与他相识，那是一本让巴黎地区的那些小手工发明家爱不释手的期刊（有二十五个版面）……舅舅去那里还是为了各式各样的自行车气泵获取专利证书的事，他的气泵是最好的，密封效果最佳……其中有可折叠的，可拆卸的，可弯曲的或者可翻转的。

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库尔西亚·德·佩雷尔，他跟那些小打小闹搞发明的人有着天壤之别……他居高临下地控制着这份期刊的订户所在的整个区域……那些订户都是些失败者，一帮乌合之众……啊！不！库尔西亚·罗歇-马丁，他呀，一点都不像他们！他是真正的主宰！……前来找他咨询的人可不只是街坊邻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塞纳省，塞纳-瓦兹省，外省的订户，殖民地的订户……甚至还有从外国来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库尔西亚私下里对这些人只有几乎不加掩饰的蔑视和厌恶，对所有这些小包工头，这成千上万个打着科学旗号的人，所有这些误入歧途的商店职员，这成千上万想入非非的裁缝，走家串户的不法商贩……所有这些丢三落四的送货人，总被人

解雇，被人追赶，瘦骨嶙峋，热衷于研制“永动机”或解决化圆为方<sup>①</sup>的难题……或者“磁阀”……一群鬼迷心窍低三下四的神经病……从月亮上下来的发明家！……

只要看他们一眼，尤其是听见他们开口说话，他就烦死他们了……为了得到专利证书的利益他被迫装出一副好脸色……这是他的惯例，他的额外收入……但这很龌龊，也很难受……要是他可以不说话，那还不至于如此痛苦！……可是他必须鼓励他们！奉承他们！悄无声息地把他们排挤掉……根据情况和癖好……尤其是从他们那里弄到一小笔钱！……这是所有这些疯子，这些可怕的穷鬼之间的一场竞赛，看谁跑得更快一些……还有五分钟！……从他的蜗居……从他的棚铺……从公共马车，从楼梯下的小房间……撒泡尿的时间……加快速度一直冲到“热尼特龙”……瘫倒在那里，在德·佩雷尔的办公桌前面，像个逃犯……气喘吁吁……失魂落魄……肌肉收缩……因为恐惧，还挥动他们的帽子……向库尔西亚提出多得数也数不清的难题……一如既往的依旧是关于“太阳磨坊”……“小辐射物”的联接……科迪勒拉山系<sup>②</sup>的移动路径……彗星的偏移……只要他们的神奇风袋管里还有一丝气息……直到那散发出恶臭的身子最后一次惊跳……库尔西亚·德·佩雷尔，“热尼特龙”的秘书，先驱，物主，缔造者，他总是有问必答，从来也不曾被问住，从来也不会慌张或者狼狈不堪！……他的坚定，他过人的能力，他那不可抗拒的乐观主义使得任何污言秽语的攻击都不会对他产生任何伤害……可是，他从来都不能忍受长时间的论战……他随即就把别人的嘴巴堵住，他亲

<sup>①</sup> 古希腊数学里尺规作图领域当中的命题，和三等分角、倍立方问题被并列为尺规作图三大难题。

<sup>②</sup> 科迪勒拉山系是世界上最长的褶皱山系，纵贯南北美洲大陆西部，北起阿拉斯加，南到火地岛，绵延约 15000 公里。

自掌握话语权……说过的,决定了的,谈妥了的事情,一旦说出来,就不能改口! ……反悔是没有用的……否则他会气得满面通红翻脸不认人……他会拉扯自己的假衣领……他会唾沫横飞破口大骂……再说他缺了几颗牙齿,边上的三颗……他的裁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微妙的,最含糊的,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到头来却都变成了实打实的、激励人的、无可辩驳的、瞬时的真理……只要他开口说话……就必胜无疑……钻空子的事情想都不要再想!

哪怕听到一点点有分歧的叹气,他都会大发脾气,饱受折磨的求教者变得一钱不值……眨眼之间被他骂晕,被粉碎,被打垮,被切割,彻底蒸发! ……只剩下阿拉伯骑兵的骑术表演,在一座火山上走钢丝! ……那个可怜的放肆无礼的家伙眼冒金星! ……库尔西亚一动怒就会变得专横跋扈,在这种情况下会让那个最贪得无厌的狂人跌入谷底,让他马上钻进一个老鼠洞。

库尔西亚身材并不壮,但富有生命力,比较结实,比较简明扼要。每天他会多次亲口说出自己的年龄……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这得益于他坚持体育锻炼,举哑铃,耍大头体操棒,单杠,跳板,他做这些都很有规律,主要是在午餐之前,在杂志社的后间里……他在两堵隔墙之间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健身房。当然,那地方很窄小……可是他可以在体操器械上做一系列动作……在单杠上……他的敏捷自如令人惊叹……那是由于他有身材优势,他可以像施了魔法一样转动自己的身体……尽管如此,当他在吊环上翻滚时,他还是会时不时发生碰撞甚至猛烈碰撞……他把那个小储藏间震得轰轰响,像钟锤一样! 砰! 砰! 你能听见他飞舞的声音! 即便是在最热的时候我也没看见过他脱下他的长裤,或者礼服,或者衣领……他只是把袖套和那根现成的领带脱了下来。

库尔西亚·德·佩雷尔有一个保持完美身形的重要理由。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好身体,保持身体的柔韧。对他而言这是绝对必要的……他除了像这样是个发明家、作家和记者,还经常登上热气球……他要做展示……尤其是礼拜天,还有节假日……几乎总是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偶尔也会出现小纰漏,让他惊惧不安……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啦!……他那多姿多彩的生活充满冒险,充满意外,充满不确定性……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啦!他就是这种性格!……他跟我说过他想要的是什么……

“费迪南,人的肉体,没有灵魂的话,连马肉都不如!然而,灵魂要是没有肉体的话,等于没有电池的电!你就会不知道把它往哪里安放!它就会到处泄露!那是浪费……那会变得一团糟!……”这是他的忠告。他还针对这个主题撰写了几部很令人信服的专著:《人的电池》《人的电池的维护》。他还是“健美运动员”,早在这个词出现之前就已经是了。他希望生活多姿多彩……“我不愿意到头来只是个耍笔杆子的!”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嘛,他喜欢那些个热气球,他几乎一生下来就是气球驾驶员,他很小的时候就坐过气球,跟苏尔库夫和巴尔比泽<sup>①</sup>一起……非常有教益的升空……没有长距离耐力测试,没有令人震惊的长途旅行,没有成绩记录!是的,都没有!没有任何喧嚷,没有任何惊人之处!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地方!他讨厌混乱的气氛!……只要飞行演示!只要具有教育意义的升空!……永远与科学站在一起!……这是他的绝对信条。热气球对他的杂志有好处,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他每次升空,都会带回一些新的订户。他登上气球吊篮时穿着一套制服,他在篮子里像三条杠的上尉一

<sup>①</sup> 苏尔库夫是一名工程师,出版过多部航空学论著。巴尔比泽信息不详。

样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利，他属于“联合会成员—通过考试—拥有合格证书”的气球驾驶员。他再也不去数自己已经拿过多少奖章了。他礼拜天穿的礼服上都挂满了，像是给他披上了一层甲壳……他本人对这些无所谓得很，因为他不爱炫耀，但对他的那些听众来说，这很了不起，要懂礼貌啊。

自始至终，库尔西亚·德·佩雷尔都是“比空气还要轻盈”技术的坚定捍卫者。他已经想到了氦气！他领先了三十五年！这可是非同小可啊！平时不用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热忱”，他的干将，那只属于他个人的大气球，安放在蒙庞西埃长廊 18 号，他的办公室地下室的出口之间。通常情况下，礼拜五吃晚饭之前才挪出来，调校气球上的缆索器具，小心翼翼地修补整个罩子，那个小小的健身房里装满了褶子布、包裹物和绳子，丝绸布在穿堂风中鼓胀开来。



库尔西亚，他也一样，从没停止过研制、想象、设计、决断，主张权利……他的天资使他的脑瓜子从早到晚剧烈膨胀……而且到了夜间也停不下来……他必须牢牢抓住汹涌而出的想法……要保持戒备……这是他绝无仅有的苦恼……所有的人都进入梦乡，他却睡不着，幻想追逐着他，他满脑子都塞满了离奇的想法，新奇的主意……嗖！睡意全没了！……真的不可能入睡了……要是他不跟那些汹涌澎湃的新奇想法、不跟自己的热情做斗争的话，就有可能彻夜不眠……这种对自己天资的训练让他付出更多的辛劳，付出更多真正超出凡人的努力，他余下的所有作品都不用这么劳心劳力啊！……他常常跟我这么说……

当他经过一次次抵抗还是被打败,当他感觉被自己的狂热激情淹没,当他开始视力模糊,看东西有重影,有三个影子,耳畔总能听见稀奇古怪的声音的时候……他只剩下一个办法来遏制这些毒液的攻击,回到他的正常轨道,重新变得心情舒畅,那就是坐一坐热气球升到空中!让自己到云雾里去兜一圈!要是他的闲暇时间多一些的话,他会更频繁地升空,总之差不多每天都去,可是杂志社的运作让他脱不开身……只能是礼拜天了……即便是礼拜天都不是那么容易……《热尼特龙》的事务缠身,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那是他的值班室,他必须待在那里!开不得玩笑……搞发明的人是不开玩笑的……他得随时待命!他勇敢地扑在那上面,什么也不能使他气馁,什么也不能阻挠他发挥聪明才智……没有多么了不起的问题,不管是博大精深的,还是微不足道的……他做着鬼脸,忍受着一切……从“粉状奶酪”“合成天蓝玻璃”“气阀摇臂”“氮肺”“折叠船”“压缩奶咖”和可以替代燃料的“千米弹簧”……在如此广泛的领域,要不是库尔西亚一次又一次不失时机地演示那些机械的原理,强调它们的性能优点,无情地揭露那些令人羞愧的瑕疵和缺陷、风险和漏洞的话,任何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不会付诸实践。

诚然所有这一切都给他招来了非常强烈的嫉妒、毫不留情的憎恨和深深的积怨……但你会发现他压根儿不把这些无聊的事情放在心上。

在他为杂志撰稿的时候,任何技术革新在得到他的认可,在《热尼特龙》杂志的专栏中得到广泛支持之前,都不被认为有价值,甚至连可行性都不被认可。这让你不由地想到他是个实权人物。反正必须有他对每一项重要发明作出的具有决定性的评判……他发给他们的东西,说得更确切些是“许可证”啊!这不容

讨价还价。要是库尔西亚在杂志的头版宣布那种发明思路不可接受的话！行啦！行啦！太荒诞不经了！太不合常规了！犯了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下了定论！这个叫不出名堂的东西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计划就泡汤了。要是相反，他坚决赞同的话……那玩意儿就会马上风行一时……所有的订购者就会蜂拥而至……

库尔西亚·德·佩雷尔，在他的期刊办公室，看着连拱廊荫蔽下的花园美景，借助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二十卷原版手册，借助《热尼特龙》杂志，以无以伦比的断然姿态，参与应用科学的发展进程。他控制、引导着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技术革新，以及“通过考试获得职衔”的小发明人的巨大热情，使它们成倍增长！……

当然啦，这些事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办得成的，他必须进攻，自卫，提防别人暗地里搞阴谋诡计。他可以造就或者毁灭一个发明家，出其不意，通过口诛或者笔伐，或者声明，或者私下里跟某个人说一下。有那么一天，那还是在 1891 年前后，在土伦，他做的那个关于“地球的定位和燕子的记忆”的系列讲座，就差点引发了一场骚乱……他擅长使用散文、诗句有时为了出奇制胜甚至用双关语，在综述、撰稿、座谈会方面出类拔萃，这是事实……“一切皆为家庭教育和大众素养”，这便是他开展一切活动的指导方针。

《热尼特龙》，论战，发明，热气球，这便是他的活动范围，而且写在了他所有办公室的所有墙壁上……不管是正面墙壁，还是橱窗上……如此一来就不会误入歧途！最近的，最复杂混乱的论战，最艰难的，最微妙诡谲的理论，物理的，化学的，电热的，或者农业卫生学的，在库尔西亚的统领之下，全都俯首称臣，全都像毛毛虫一样缩成一团，不再过度地扭来扭去……他用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就把它们揭穿，让它们没有底气……你很快就可以看到它们的骨

骼，它们的构造……他有一副 X 光一样的大脑……他只需要花上一个小时的工夫和专心致志，就能一劳永逸地攻下最不可思议最愚蠢透顶的论题，解决《热尼特龙》杂志最棘手的难题，让那些脑子冥顽不化、无可救药的笨蛋，最糊里糊涂的订户都能接受它。这是一项神奇的工作，他妙不可言地将最可笑、最恶劣、最吹毛求疵、最晦涩难懂的假设，作出无可置疑的不容置辩的解释和概括……他极有信心把一整道闪电穿进一根缝衣针的小洞眼里，会用它把一只打火机点亮，将雷电装进风笛之中。这便是他的使命，他的训练，他的节奏，把世界装进一个瓶子里，用一个塞子把它塞住，然后把它讲给人们听……为什么！怎么会！……我本人后来跟他一起共事的时候，一想到一天二十四小时里要成功掌握那么多东西就惊恐不已……只有片段和迹象……对库尔西亚来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晦涩的，一面总是惰性的蒙昧的物质，另一面则是让你明白其言外之意的精神……“热尼特龙”，发明，新发现，孕育，光明！……这是杂志的副标题。我们在库尔西亚的办公室，在伟大的弗拉马利翁<sup>①</sup>的保护之下工作，他亲笔题字的肖像占据了玻璃橱窗的中央，我们一旦有争辩，就会像祈求上帝一样祈求他说一声“是”或者“不是”！他是至高无上的求助对象，是上帝，是人杰，我们只对着他发誓，有时也对拉斯帕伊<sup>②</sup>起誓。库尔西亚已经把十二本书奉献给了天文学发现的明晰概要，却只出了天才的拉斯帕伊四本书，是关于“自然康复”的。

有一天爱德华舅舅想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主意：亲自去《热尼特龙》杂志社打探一下给我找一份小工的可能性。他还有另外一

<sup>①</sup> 卡米尔·弗拉马利翁(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作家、法国天文学会的首任会长。其弟欧内斯特·弗拉马利翁是弗拉马利翁出版集团的创始人。

<sup>②</sup> 即前文“拉斯帕伊疗法”中提到过的法国化学家、医生和政治家法朗索瓦-万桑·拉斯帕伊。

个原因,要去那里就他的单车气泵咨询一下意见……他认识德·佩雷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自从他出版第七十二部著作时起,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这部专著依然是读者最多的,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使他名扬四海:《如何在任何气候条件下用总额 17.95 法郎组装一辆自行车,含配件和镀镍部分》。我此刻说到的这部关于“手工制作”的科普著作当时是在坐落于奥古斯丁滨河路上的专业的贝都因和马拉美出版社出版的,是第三百次印刷!……这部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著作甫一出版即引发公众的喜爱和迷恋,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想象的……然而,库尔西亚·马兰·德·佩雷尔写的这本“如何组装一辆自行车”在 1890 年代对新生的自行车骑行人来说类似于入门书,是他们的“枕边书”,他们的“圣经”……而且库尔西亚很擅长用中肯的语气做自我批评。他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成绩就显得飘飘然!他的名声与日俱增的同时,邮件当然也像雪片一样飞过来,到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包括那些冥顽不化的讨厌鬼,这增加了许多额外的劳动,论战也变得更加激烈尖锐……几乎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啊!……人们从格林威治,从瓦尔帕莱索,从科伦坡,从布兰肯贝尔赫跑来咨询,关于“倾斜坐垫”或者“易弯曲坐垫”的千奇百怪的问题,如何避免钢珠工作过度,如何给轴承部分上黄油,如何让手把抗锈……荣誉是获得了荣誉,但从自行车这里获得的荣誉真让他受不了。三十年来,他的专著像这样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同时,他还写了许多其他指南书,实打实的更受读者欢迎,都是些具有很高价值、思路宽广的阐释性、综述性的作品……总之,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几乎阐释过所有东西……最高深的,最复杂的理论,对物理、化学的最大胆的设想,新生的“无线电极性”……恒星摄影……所有这一切他全都写到过,有的写得多一点,有的少一些。见自己只不过写

了点关于自行车内胎和“双联轴”诀窍的材料,就如此被人推崇,被人奉承,荣誉等身,他显得极度的失望,真切的伤感,既惊讶又沮丧……首先,就他个人而言,他对自行车很反感……他从来就没学过,从来也没有骑过……而对于自行车的机械装置更讨厌了……他可能永远都卸不下一个轮子,拆不下链条!……除了单杠和吊架,他的手做不了任何事情……他是世界上最笨手笨脚的人,说实话比三十六头猪还要笨……要他打一根钉子的话,他会打掉至少两块手指甲,会把大拇指砸得血肉模糊,他一碰锤子就会发生一场血腥杀戮。我就不提钳子了,他一拿钳子,整个墙壁、天花板,整个房子毫无疑问都会被他连根拔除……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耐心,他的思想走得太快,太远,它们太激烈,太深沉……一旦有物质阻挡他,他就好像患了羊癫疯……结果会变成一团糟……他只是通过运用理论才能把一个问题处理好……实践嘛,靠他的话,他只能练习哑铃啦,而且要躲在商店的后间里练习……再就是,礼拜天爬到气球的吊篮里,驾驶着他的“升空”……然后蜷缩成“球”状着地……假如他亲自动手掺和安装、修理一类的活,结果会变成一场灾难。他每动一样东西,不是把它打翻、掉在地上,便是戳到自己的眼睛……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在行啊!这是既成事实,只能迁就啊……可是,在他卷帙浩繁的专著中,有一篇作品非常特别,让他特别引以为豪……那是他的敏感神经……只要轻轻地碰一下,他就会颤栗不止……要是他把你当朋友的话,会经常提到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本“指南读物”,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珍宝……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将奥古斯特·孔德<sup>①</sup>全部作品严格按照“实证主义经文”规格缩写成二十二行藏头

---

<sup>①</sup>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